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七三號

據清乾隆五十年刊本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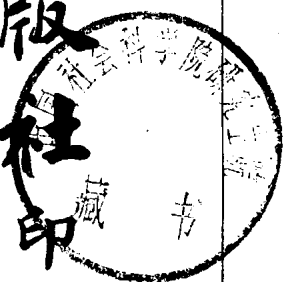
山西省

武鄉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476/91



10107672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一版

武鄉縣志

全冊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眞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眞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哀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重修武鄉縣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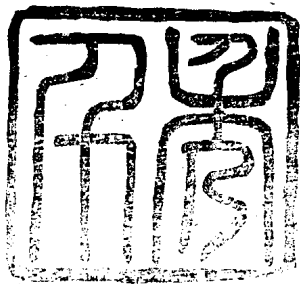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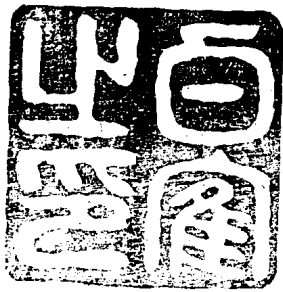
武邑志自康熙三十一年重重修迄今九十有八年矣時屆重熙風教之涵濡無遺下里光依

復旦人文之炳郁不間一隅每逢報政之歲前令之循績可師亦越掄才之期多士之科名足美兼以德著彝常文歸典則發潛光於耆宿表淑志於深閨皆足以上維教令下振風俗而或未登簡冊無以備輶軒而光史乘伊誰之責余甫蒞茲土即欲續增成編以補前志之所未備顧自揣不文未獲登作者之堂是以拳拳於心閱八載未敢操筆然分終無可辭迺擇日集僚屬延本邑紳士素所信者謀取舊志而增修之皆欣然樂襄茲舉旋即分類並輯上稽歷史旁參舊聞並諭各鄉長廣庶軼事以

收散失而余亦時於公餘之暇共相商確務期允當不三月而稿成將謀梓矣諸公請余言以弁其首竊謂武邑崇山峻嶺土田磽确無平原沃壤可資富饒然其俗淳樸男耕女織積年無逋欠讀書多俊秀擢巍科履仕版者纍纍不絕官其地者但能如其俗與相休息即可盡職焉余賦性無華與其土尤相宜是志之修非以多譽也事取其詳語歸於實其已載前志者約略悉仍其舊即間有更易祇緣相沿成訛自應悉心校正以傳永久至前志所未及載而今乃補之者閱歲既久敘述頗繁亦未敢稍涉敷陳自詡瞻博母亦惟是官紀其仁士著其遇出則考其猷爲處則觀其述作言規而行矩其品可欽守高而志一其節足尚第使見者生敬聞者生慕則感發興起之風於是乎

在而又何鋪張揚厲之足云諸公其以余言爲然乎否是爲序
峇

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戌十一月望日文林郎知武鄉縣事加
三級白鶴長白山人薩克達氏秀千甫題於署之曠然樓



武鄉縣志序

秀千明府白公蒞任之八年於武邑風土民情既灼然有以周知其故而其教令所及務與民休息相安而民亦樂與安之而不忍違所古稱良有司之風殆庶幾焉余假歸在籍嘗於晉謁之下聆其言論肫懇盎然流溢於容色作止之間其至性有過人者一日談及邑志前明以往作者無可稽溯我朝順治二年臨洛李公芳莎曾經纂輯祇緣兵燹之後摺撫無從未免畧而弗脩康熙三十一年三韓高公中舍復加增修是時民物康阜典籍彰明乃克完善迄今將近百年叨

聖恩於疊沛樂利駢臻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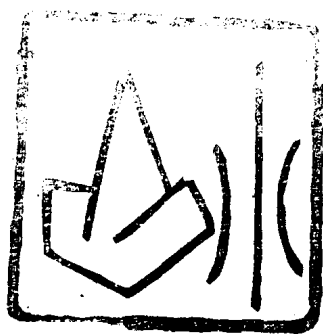
帝治於重熙人文蔚起凡可登諸簡冊以照示來茲者視前倍有

加矣自非及時續增恐異日淪失莫考或亦守土者之責也公於是毅然自任而屬操筆於余余甚難之竊謂邑志與國史同國史所論列者邑志悉具故國史待邑志以成武本小邑而山川廣袤之形田賦高下之等政治繁簡之故俗習淳澆之由官其地者考績蜚百里之聲生其土者登俊廣三途之進逮夫一德一行之長爲閭里所稱述亦必特加表揚以示鼓勵我

國家省方問俗之至意莫踰於此不綦重與維時魏公孟和出其先君子一峯所著武志續稿條理井然原委胥備復延邑中能文諸友相與共襄此舉余既幸得所先資而又商確多人乃敢應命爰偕諸同事即前兩公舊志並續稿所增入者

重加檢閱復上稽歷代各史及省郡各志互相參質俾歸畫一其規制仍遵舊志而義關去取間亦出以己意者但求有合於敘述之旨則無爲從同也至舊志所未及載俱照續稿所增依類第次而閱時既久耳目難周且續稿亦有未及增入者因廣搜博考兼諭各鄉長諮訪故老隨所記憶羅厥散失每一成帙必與公細加研究不憚再四以求允協蓋採取惟期其詳而折衷必歸於當於焉化民成俗一邑之風教攸關因之考獻徵文曩時之典型俱在條分二十有九卷總以六將謀梓矣旣冠公序於首而余與同事諸友亦得附載數言以記斯誌之始末云爾邑進士歷任山東濟南府知府史傳遠伯猷氏題於韞山書院之寓室時乾隆五十五年

十二月三日也



重修武鄉縣志引言

縣之有志所以紀盛衰徵疑信非徒摛華揚藻已也其間景物之互異俗尚之遞遷形勢之屢更與夫人文忠孝節烈之傳聞而流播雖一二十年間且時升而時降況中隔百餘年之久而不補亡拾缺重爲修輯後有作者幾何不撫積篋陳編而悼歎於墜緒茫茫之不可問也武邑之志可考者始於萬歷邑令張公諱五美至

國朝順治二年前令台辰李公諱芳莎重修焉博大精深典瞻詳要洵爲奕世模楷踵而行者第續以補之足矣逮康熙壬申前令中含高公諱鉉又一修焉輾轉因循遂沿於今興廢之以可勝道哉癸卯冬我

邑侯白公下車伊始凡生民之利病政治之源流一切諸大務靡不焦心勞慮期於百廢俱舉而後已庚戌因公接見話及邑志謂自雍正辛亥奉

旨勅修各州縣多所更新武雖徧小而科第連綿尙稱人文藪胡冉不謀余因言甲午先嚴府君告病家居思襄其事廣搜博採彙爲四冊而大半取裁於李明府之舊本時縣令張公諱五典蓋鉅手也亦毅然以爲己任嗣先嚴即世張公亦以他務掛冠

故爾未付剗剗迄今又二十餘年矣幸蒙詢及脫稿猶存願脩大匠之庀材而飭用焉遂延史公進士傳遠家督布經大成共相籌畫曰余自蒞武八年於茲每翻舊帙趣殷然以增修厪念特鞅掌鹿鹿而未有暇也抑風俗人心攸係綦重而未易操觚以從事也今得魏公粉本再四披閱規模已具從而討論修飾訂爲一書此固宰斯土者之責其何敢多讓爰集邑之賢而能文者或搜羅或增添或駁對而余亦倖從諸公後纂修彙輯凡閱三月而功於以竣夫落落百餘年來其爲變更也屢矣臨文興歎不無杞宋之感一旦因者因革者革而並詳從前之所未及微我

邑侯白公虛心諮訪不遺封非一破築室道謀之見而俾立章程邑中縱有一二好古之儒欲舉而修明之非格於勢禁即阻於怨望有日聽其塵封焉而已烏能綱舉目張展卷瞭如用以信今而傳後也哉

時

大清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三日庚子科亞元揀選知縣魏大履仲坦氏謹書

武鄉縣志元序

萬歷丙午歲五美張公宰是邑季父廷尉公養志其半子余從外祖也邑距吾鄉臨洛三百里竊從季父聞其梗槩雖貧敝禮義節俠範旁所錯諸州邑張公輯志告竣於己酉芳蒨時八歲及長讀其書如遊其地神交諸名貴有年矣

本朝定鼎初年仲冬芳蒨應薊撫兩恭宋公咨薦探籌是邑同儕憂其蕞陋恐以逋賦累屈指楊程諸僚咸不獲登啟事余弗深計曰處膏腴而不能自潤寧小而逸乃大而勞乎會大族魏程諸公苦偽政酷虐賊騎復盛爲疑兵窺浦曲南徼望新恩如乳下兒待哺自哂晚蓬何足齒乃人情爾爾或以余布恩而來者敢臯衆望乎拮据方五閱月察厥利病可得而言如彼先朝以宗支不億遞科王糧已秦晉豫遼濟師溢爲三餉名雖不同總居正賦之外今三餉蠲矣獨王糧未除且作賓三恪猶供億無以爲名此武鄉之害一也權店置郵自明季節裁餉牽下逮皂棧輿舁削其費太半勾攝馬圈如捕重囚逋訟株連蔓引且以楚櫬臨之若屬何罪此武鄉之害二也屬員節定相餉檄赤貧胥馳獻題糕角黍屠蘇鰕菹之屬懷